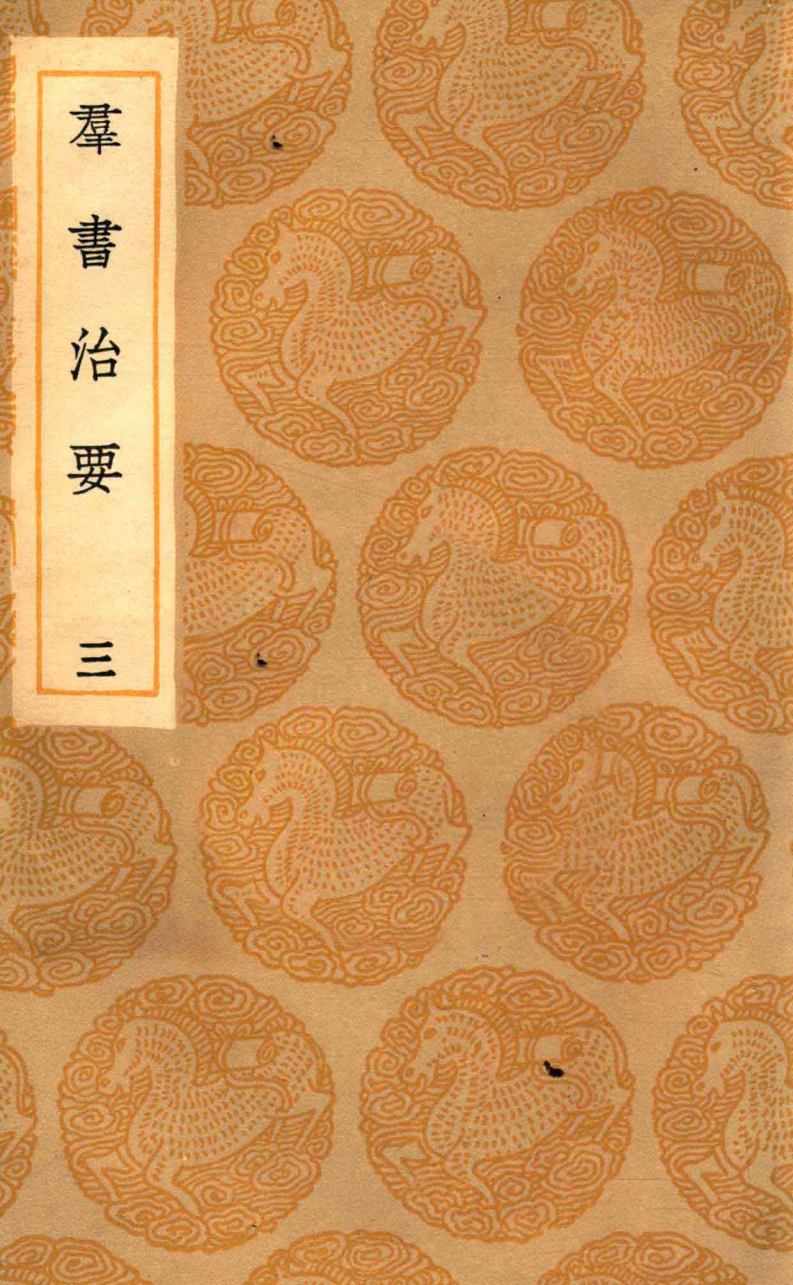


羣書治要  
三





羣書治要

(三)

魏徵等撰

#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

## 史記上

### 本紀

黃帝者少典之子。姓公孫。有熊國君。少典之子也。名曰軒轅。生而神靈。弱而能言。幼而徇齊。徇。疾也。齊。速也。言聖德幼而疾速也。

長而敦敏。成而聰明。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而神農氏弗能征。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。修德振兵。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阪泉。地名。三戰。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。是爲黃帝。東

至于海。西至于空桐。山名也。在隴右。南至于江。北逐葷粥。獫狁也。邑于涿鹿之阿。遷徙往來無常處。以師兵爲

營衛。置左右大監。監于萬國。舉風后。力牧。常先。大鴻。以治民。順天地之紀。時播百穀。勞動心力。耳目

節。用水火材物。有土德之瑞。故號黃帝。帝王世紀曰。神農氏衰。蚩尤氏叛。不用帝命。黃帝於是脩德撫民。始垂衣裳。以班上下。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櫂。舟櫂之利。以濟不通。服

牛乘馬。以引重致遠。重門擊柝。以待暴客。斷木爲杵。掘地爲臼。杵臼之用。以利萬人。弦木爲弧。剡木爲矢。弧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諸侯咸叛。神農而歸之。討蚩尤氏。禽之于涿鹿之野。諸侯有不服者。從而征之。凡五十二

戰。而天下大服。俯仰天地。置衆官。故以風后配上台。天老配中台。五聖配下台。謂之三公。其餘地典。力牧。常

先。大鴻等。或以爲師。或以爲將。各如已視。故號曰黃帝四目。又使岐伯嘗味草木。典醫疾。今經方

本草之書。咸出焉。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。自黃帝以上。穴居而野處。死則厚衣以薪。葬之中野。結繩以治。及至黃帝。爲築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待風雨。而易以棺槨。制以書契。百官以序。萬民以察。神而化之。使民不倦。

後作雲門咸池之樂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。於是人事畢具。黃帝在位百年而崩。年百一十歲矣。或傳以爲仙。或言

濟作至。

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。鑿材以任地。載時以象天。依鬼神以制義。治氣以教化。絜誠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。南至于交趾。西濟于流沙。東至于蟠木。東海中有山焉。名度索。上有大桃樹。屈蟠三千里也。動靜之物。大小

之神。日月所照。莫不砥屬。砥。平也。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。帝王世紀曰。帝顓頊平九黎之亂。使

帝嚳高辛者。高陽。高辛。皆所興地名也。顓頊與嚳以字爲號。上古實故也。黃帝之曾孫也。生而神靈。聰以知遠。明以察微。仁而威。惠

而信。修身而天下服。取地之財而節用之。撫教萬民而利誨之。歷日月而迎送之。明鬼神而敬事之。

其色郁郁。其德嶷嶷。其動也時。其服也土。日月所照。風雨所至。莫弗從服。帝王世紀曰。帝嚳以人事紀官。故以句芒爲木正。祝融爲火

正。聲收爲金正。玄冥爲水正。后土爲土正。是五行之官。分職而治。

帝堯放勛。其仁如天。其智如神。就之如日。望之如雲。富而不驕。貴而不舒。帝王世紀曰。帝堯置欲諫之鼓。

仲。和叔。分掌四時方嶽之職。故名徵天下大和。百姓無事。有五老人擊壤於道。觀者歎曰。大哉。堯之德也。老人曰。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。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。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。土塔三等。茅茨不翦。

探橡不斲。夏服葛衣。冬服鹿裘。

虞舜名曰重華。父瞽叟頑。母嚚。弟象傲。皆與殺舜。舜順適不失子道。以孝聞。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。

以觀其內。使九男與處。以觀其外。二女不敢以貴驕。九男皆益篤。舜耕歷山。歷山之人皆讓畔。漁雷

澤。雷澤上人皆讓居。陶河濱。河濱器皆不苦窳。窳。病也。一年而所居成聚。二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於是

堯乃試舜五典。百官皆治。以揆百事。莫不時序。流四凶族。以禦魘魅。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。堯崩。天

舊無子道二字補

下歸舜。帝王世紀曰：舜立誹謗之木。論曰：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。故無陷刑之民。是以或結繩而治。或象畫而化。自庖犧至於堯。舜。神道設教。可謂至政。無所用刑矣。夫三載考績。黜陟幽明。善無微不著。惡無隱不章。任自然以誅賞。委羣心以就制。故能造御乎無爲。運道於至和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含德若自有者也。詩云：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其斯之謂乎。

夏禹名曰文命。當堯之時。洪水滔天。舜登用。乃命禹平水土。勞身焦思。居外十三年。過家門不敢入。薄衣食。致孝于鬼神。卑宮室。致費於溝洫。以開九州。通九道。隄九澤。度九山。行相地宜。所有以貢。東漸于海。西被于流沙。朔南暨。朔。北。方也。聲教訖于四海。於是帝錫禹玄圭。以告成功於天下。於是大平治。帝舜薦禹於天。舜崩。遂卽天子位。國號曰夏后。十七世帝履癸立。是爲桀。不務德而武傷百姓。百姓弗堪。湯脩德。諸侯皆歸湯。湯遂伐桀。桀走鳴條。南夷地名。遂放而死。

湯始居亳。征諸侯。爲夏方伯。得專征伐。葛伯不祀。湯始伐之。湯曰：予有言。人視水視形。視民知治不。伊尹曰：明

哉。言能聽。道迺進。君國子民。爲善者在王官。勉哉勉哉。湯出。見野張網四面。祝曰：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。湯曰：嘻。盡之矣。乃去其三面。祝曰：欲左左。欲右右。不用命。乃入吾網。諸侯聞之曰：湯德至矣。及

禽獸。當是時。夏桀爲虐。政淫荒。湯乃伐桀。踐天子位。帝太戊立。伊陟爲相。伊陟。伊尹子也。亳有祥桑穀。共生

於朝。一暮大拱。祥。妖怪也。合生。不恭之罰。二木。太戊懼。問伊陟曰：臣聞妖不勝德。帝之政其有闕與。帝其修德。太戊

從之。而祥桑枯死。殷復興。故稱中宗。帝辛立。天下謂之紂。帝紂資辨捷疾。聞見甚敏。材力過人。手格

猛獸。智足以拒諫。飾是非之端。矜人臣以聲。以爲皆出已之下。好酒淫樂。嬖於婦人。愛妲己。有蘇氏美女也。

姐己之言是從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。北里之舞。靡靡之樂。厚賦稅。以實鹿臺之錢。鹿臺在朝歌城中也。而盈

鉅橋之粟。鉅橋。鹿水之大橋也。有漕粟。益收狗馬奇物。充仞宮室。益廣沙丘苑臺。沙丘在鉅鹿東北。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。

慢於鬼神。以酒爲池。懸肉爲林。使男女僕相逐其間。爲長夜之飲。百姓怨望。而諸侯有叛者。於是紂

迺重辟刑。有炮烙之法。膏銅柱加之炭。上令有罪者行焉。輒墮炭中。姐己笑。名曰炮烙之刑也。以西伯昌。九侯。鄭縣有九侯城。鄂侯爲三公。九侯

有好女。入之紂。九侯女不熹淫。紂怒殺之。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強。并脯鄂侯。西伯昌聞之。竊歎。紂囚

西伯。姜里。河內湯陰有姜里城。西伯之臣闕天之徒。求美女奇物。善馬以獻。紂迺赦西伯。用費中爲政。費中

善諛。好利。殷人弗親。又用惡來。善毀讒。諸侯以此益疏。多叛。紂微子數諫。不聽。迺遂去。比干強諫。紂

怒。剖比干。觀其心。箕子懼。迺詳狂爲奴。紂又囚之。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。紂走。衣其寶玉衣。赴

火而死。武王遂斬紂頭。懸之白旗。殺姐己。殷民大悅。

周后稷。名弃。好耕農。天下得其利。有功。封於邰。曾孫公劉。修后稷之業。民賴其慶。古公復修后稷。公

劉之業。積德行義。國人皆戴之。古公卒。季歷立。季歷卒。子昌立。是爲西伯。西伯遵后稷。公劉之業。則

古公之法。敬老慈少。禮下賢者。日中不暇食。以待士。士以此多歸之。諸侯皆來決平。於是虞。芮之人

有獄不能決。乃如周。入界。耕者皆讓畔。民俗皆讓長。虞。芮皆慙。俱讓而去。諸侯聞之。曰。西伯蓋受命

之君也。武王卽位。太公望爲師。周公旦爲輔。召公。畢公之徒。左右王師。修文王緒業。聞紂昏亂暴虐。

舊脫古公  
卒至季歷  
卒九字  
補之。

舊無財求  
而利其五  
字補之

舊無有不  
祀則修言  
六字及言  
注言號令  
補之四字

滋甚。於是伐紂。紂師皆倒兵以戰。武王遂入斬紂。散鹿臺之錢。發鉅橋之粟。以振貧弱。封諸侯。班賜  
殷之器物。縱馬於華山之陽。放牛於桃林之墟。偃干戈。振兵釋旅。入曰振示天下不復用。成康之際。  
天下安寧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。措者置也。民不犯法。無所置刑也。穆王卽位。將征犬戎。祭公謀父諫。祭。畿內之國。爲王卿士。謀父  
字也。曰。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觀兵。戢而時動。勳則威。觀則玩。玩則無震。震。懼也。先王之於民也。茂正其  
德而厚其性。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。明利害之鄉。鄉。方也。以文修之。使務利而避害。懷德而畏威。故  
能保世以滋大。昔我先王世后稷。以服事虞夏。奕世載德。不忝前人。至於文王。武王。昭前之光明而  
加之以慈和。事神保民。無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惡於民。庶民不忍。欣戴武王。以致戎于商牧。非務武  
也。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制。邦內甸服。邦外侯服。侯衛賓服。此總言之也。侯。衛。蠻。要服。  
侯服者祭。供日祭也。侯服者祀。供月祀也。賓服者享。供時享也。要服者貢。供歲貢也。荒服者王。詩云。  
戎狄荒服。甸服者祭。供日祭也。侯服者祀。供月祀也。賓服者享。供時享也。要服者貢。供歲貢也。荒服者王。詩云。  
日祭。月祀。時享。歲貢。終王先王之順祀。外傳云。先王之訓也。有不祭。則修意。先修志意以自責也。有不祀。則修言。  
令也。言。號令也。有不享。則修文。文。典法也。有不貢。則修名。名。謂尊卑職名。謂尊卑職之名號也。有不王。則修德。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也。序成而  
有不至。則修刑。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。不至。則有刑罰也。於是有刑不祭。伐不祀。征不享。讓不貢。告不王。於是有刑罰之  
辟。有攻伐之兵。有征討之備。有威讓之命。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有不至。則增脩於德。無勤民於  
遠。是以近無不聽。遠無不服。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。天子曰。予必以不享征之。且觀之。兵無乃廢先

有作者。

舊無出猶  
至是乎十  
四字補之

王之訓而幾頓乎。王遂征之。得四白狼。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諸侯有不睦者。厲王卽位。好利。近榮夷公。芮良夫諫曰。王室其將卑乎。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。夫利。百物之所生也。天地之所載也。而有專之。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。皆將取焉。何可專也。所怒甚多。而不備大難。以是教王。王其能久乎。夫王人者。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。使神人百物。無不得極。極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。今王學專利。其可乎。匹夫專利。猶謂之盜。王而行之。其歸鮮矣。榮公有用。周必敗。王不聽。卒以榮公爲卿士。用事。王行暴虐。侈傲。國人謗王。召公諫。召穆公曰。民不堪命矣。王怒。得衛巫。衛國之巫使監謗者。以告。則殺之。其謗鮮矣。諸侯不朝。王益嚴。國人莫敢言。道路以目。以目相眄而已王喜。告召公曰。吾能弭謗矣。乃不敢言。召公曰。是鄣之也。防民之口。甚於防水。水壅而潰。傷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爲水者決之。使導。爲民者宣之。使言。故民之有口。猶土之有山川也。財用於是乎出。猶其有原隰衍沃也。衣食於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。善敗於是乎興。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。成而行之。若壅其口。其與能幾何。王不聽。於是國莫敢出言。三年。乃相與叛。襲王。王出奔于虢。宣王卽位。脩政法文。武成。康遺風。諸侯復宗周。幽王嬖愛褒姒。欲廢后。並去太子。用褒姒爲后。以其子伯服爲太子。褒姒不好笑。幽王欲其笑。萬方故不笑。幽王爲舉烽火。諸侯悉至。至而無寇。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悅之。爲數舉烽火。其後不信。益不至。王之廢后去太子也。申侯怒。乃與繪西夷犬戎共攻王。王舉烽火徵兵。兵莫至。遂殺幽王。驪

山下。

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。爲晉軍所圍。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。馳冒晉軍。解圍。遂脫繆公。而反生得晉君。初。繆公亡善馬。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。吏逐得。欲法之。繆公曰。君子不以畜產害人。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。傷人。乃皆賜酒而赦之。三百人者。聞秦擊晉。皆求從從。而見繆公窘。亦皆推鋒爭死。以報食馬之德。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。戎王使由余於秦。繆公示以宮室積聚。由余曰。使鬼爲之。則勞神矣。使人爲之。則苦民矣。繆公怪之。問曰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。然尙時亂。今戎夷無此。何以爲治。不亦難乎。由余笑曰。此乃中國所以亂也。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。身以先之。僅以小治。及其後世。日以驕淫。阻法度之威。以責督於下。下疲極。則以仁義怨望於上。上下交爭。怨而相篡弑。至於滅宗。皆以此類也。夫戎夷不然。上含淳德。以遇其下。下懷忠信。以事其上。一國之政。猶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。此真聖人之治也。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。孤聞鄰國有聖人。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賢寡人之害。將奈何。廖曰。戎王處僻匿。未聞中國之聲。君試遣其女樂。以奪其志。爲由余請以疏其閒。君臣有閒。乃可虜也。繆公曰。善。因以女樂二八。遺戎王。戎王受而悅之。於是秦乃歸由余。由余數諫不聽。遂去。降秦。繆公以客禮禮之。用由余謀伐戎王。益國十二。開地千里。遂霸西戎。

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。名政。二十六年。初并天下。自號曰皇帝。事皆決於法。刻削無仁恩。收天下兵。

聚之咸陽。銷以爲鐘鐻。金人十二。置廷宮中。每破諸侯。寫放其宮室。作之咸陽北坂上。

在長安西北。別名渭城。

南臨渭。自雍門。

在高陵縣。

以東至涇渭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。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。三十二年。燕

人盧生奏錄圖書曰。亡秦者胡也。

胡。胡亥。秦二世名也。秦見圖書。不知此爲人名。反備北胡。

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

北擊胡。三十四年。始皇置酒咸陽宮。僕射周青臣曰。他時秦地不過千里。賴陛下神靈明聖。平定海

內。日月所照。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。人人自安樂。無戰爭之患。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

始皇悅。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。臣聞殷周王千餘歲。封子弟功臣。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。而子弟

爲匹夫。卒有田常六卿之臣。無輔弼。何以相救哉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。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。

以重陛下之過。非忠臣也。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斯曰。五帝不相復。三代不相襲。各以治。非其相反。時變

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。建萬世之功。固非愚儒所知也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。何足法也。今諸生不師今

而學古。以非當世。惑亂黔首。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。入則心非。出則巷議。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

禁。則主勢降於上。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。皆燒之。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。悉詣

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者。棄市。

禁民聚語。畏其謗也。

以古非今者。族。吏見知不舉。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。

鯨爲城旦。若欲有學法令。以吏爲師。三十五年。作前殿阿房。東西五百步。南北五十丈。上可以坐萬

人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馳爲閣道。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顛以爲闕。爲複道自阿房渡渭。屬之咸陽。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。分作阿房宮。或作驪山。發北山石。椁乃寫蜀。荆地材皆至關中。計宮三百。關外四百餘。於是立石東海上。以爲秦東門。因徙三萬家驪邑。五萬家雲陽。皆復不事。十歲。盧生說始皇曰。臣等求芝奇藥。仙者常弗遇。類物有害之者。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。則害於神。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。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。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。宮觀二百七十。複道甬道相連。帷帳鐘鼓美人充之。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。有言其處者。罪死。自是後莫知行所在。侯生。盧生相與謀曰。始皇爲人天性剛戾。以爲自古莫及已。專任獄吏。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。特備員弗用。樂以刑殺爲威。天下畏罪持祿。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。下懼伏謾欺以取容。天下之事無小大。皆決於上。貪於權勢至如此。未可爲求仙藥。於是乃亡去。始皇聞亡。乃大怒曰。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。今乃誹謗我也。諸生在咸陽者。或爲詖言以亂黔首。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。諸生傳相告引。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。皆坑之咸陽。使天下知之以懲後。長子扶蘇諫。始皇怒。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。三十六年。熒惑守心。有墜星下東郡。至地爲石。黔首或刻其石曰。始皇帝死而地分。始皇聞之。遣御史逐問。莫服。盡取石旁居人誅之。三十七年。始皇出遊。丞相斯。少子胡亥從。至平原津而病。病益甚。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。與喪會咸陽而葬。始皇崩。趙高乃

與胡亥。李斯陰謀。更詐爲始皇遺詔。立子胡亥爲太子。賜扶蘇蒙恬死。

二世皇帝元年。趙高爲郎中令。

掌宮殿門戶

任用事。二世與高謀曰。先帝巡行郡縣。以示強。威服海內。今

晏然不巡行。卽見弱。無以臣畜天下。二世東行郡縣。遵用趙高。乃陰與高謀曰。大臣不服。官吏尙強。及諸公子。必與我爭。爲之柰何。高曰。臣固願言而未敢也。先帝之大臣。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。積功勞世以相傳。久矣。今高素小賤。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。管中事。大臣鞅鞅。特以貌從臣。其心實不服也。今上出不因此時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。誅之。上以振威天下。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。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。願陛下遂從時無疑。卽羣臣不及謀矣。明主收舉餘民。賤者貴之。貧者富之。遠者近之。則上下集而國安矣。二世曰。善。乃行誅大臣。及諸公子。以罪過連逮。無得立者。而六公子戮死於杜。羣臣諫者。以爲誹謗。大吏持祿取容。黔首振恐。戍卒陳勝等反。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。反以應陳涉。不可勝數也。謁者使東方來。以反者聞。二世怒。下吏後使者至。上問對曰。羣盜郡守尉方逐捕。今盡得。不足憂。上悅。三年。章邯等圍鉅鹿。邯等數卻。二世使人讓邯。邯使長史欣請事。趙高弗見。又弗信。欣恐。亡去。欣見邯曰。趙高用事於中。將軍有功亦誅。無功亦誅。邯等遂以兵降諸侯。趙高欲爲亂。恐羣臣不聽。乃先設驗。持鹿獻於二世。曰。馬也。二世笑曰。丞相誤耶。謂鹿爲馬。問左右。左右或言馬。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。高因陰中以法。後羣臣畏高。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。及項羽虜將王離。

舊無無功  
亦誅四字  
補之

等自關以東。大氏盡叛。高恐二世怒。誅及其身。乃謝病不朝見。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。殺之。心不樂。怪問占夢。卜涇水爲祟。二世乃齊望夷宮。欲祠涇。沈四白馬。使使責讓高。以盜賊事。高懼。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。其弟趙成謀。使郎中令爲內應。詐爲有大賊。令樂召發吏卒追樂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。卽二世數曰。足下驕恣。誅殺無道。天下叛足下。足下其自爲計。二世曰。丞相可得見否。樂曰。不可。二世曰。吾願得一郡爲王。弗許。又曰。願爲萬戶侯。弗許。曰。願與妻子爲黔首。諸公子。閻樂曰。臣受命於丞相。爲天下誅足下。足下雖多言。臣不敢報。二世自殺。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。令子嬰齋當廟。見受玉璽。齋五日。子嬰稱病不行。高自往曰。宗廟重事。王奈何不行。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。三族高家。以徇咸陽。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。沛公破秦軍至霸上。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。諸侯兵至。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。遂屠咸陽。燒其宮室。虜其子女。收其珍寶貨財。諸侯共分之。

太史公曰。秦自穆公以來。稍蠶食諸侯。竟成始皇。始以爲功過五帝。地廣三王。而羞與之侔。足已不問。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。因而不改。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。危弱無輔。三主惑而終身不悟。亡不亦宜乎。當此時也。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。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。秦俗多忌諱之禁。忠言未卒於口。而身爲戮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。傾耳而聽。重足而立。鉗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。忠臣

不敢諫。智士不敢謀。天下已亂。姦不上聞。豈不哀哉。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。故置公卿大夫士。以飭法設刑。而天下治。其強也。禁暴誅亂。而天下服。其弱也。五伯征而諸侯從。其削也。內守外附。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。繁法嚴刑。而天下振。及其衰也。百姓怨而海內叛矣。故周得其道。千餘歲不絕。秦本末並失。故不長久。由此觀之。安危之統。相去遠矣。野諺曰。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。是以君子爲國。觀之上古。驗之當世。參以人事。察盛衰之理。審權勢之宜。去就有序。變化應時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。秦孝公據殽函之固。擁雍州之地。君臣固守。而窺周室。有席卷天下。包舉宇內。囊括四海之意。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。商君佐之。內立法度。務耕織。修守戰之備。外連衡而鬪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惠王。武王。蒙故業。因遺冊。南兼漢中。西舉巴蜀。東割膏腴之地。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。會盟而謀弱秦。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。以致天下之士。合從締交。締結相與爲一。當是時。齊有孟嘗。趙有平原。楚有春申。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。皆明智而忠信。寬厚而愛人。尊賢而重士。約從離衡。并韓魏。燕趙。宋衛。中山之衆。於是六國之士。有寧越。徐尙。蘇秦。杜赫之屬。爲之謀。陳軫。樓緩。蘇厲。樂毅之徒。通其意。吳起。孫臏。田忌。廉頗之朋。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。百萬之衆。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。九國之師。逡巡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。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於是從散約解。爭割地而奉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弊。因利乘便。宰割天下。分裂河山。強國請服。弱國入朝。及至秦王。續六世之

出作而。

餘烈。孝公・惠文王・武王・昭王・孝文王・莊襄王。

振長策而御宇內。吞二周而亡諸侯。履至尊而制六合。執極拊。拊一作拍。

村以鞭笞天下。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。北築長城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。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

是廢先王之道。焚百家之言。以愚百姓。墮名城。殺豪俊。收天下之兵。聚之咸陽。銷鋒鑠鏑。以爲金人

十二。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後斬華爲城。斷華山爲城也。因河爲津。據億丈之城。臨不測之谿。以爲固。良將勁弩

守要害之處。信臣精卒。陳利兵而誰何。何猶問也。秦王之心。自以爲關中之固。金城千里。子孫帝王。萬

世之業也。秦王旣沒。餘威振殊俗。陳涉騫牖。繩樞之子。以繩繫戶樞。瓦礫爲窗也。朧隸之人。朧民也。才能不及中人。

非有仲尼墨翟之賢。陶朱猗頓之富。躡足行伍之間。出倔起什佰之中。首出十長佰長中也。率疲散之卒。將數

百之衆。斬木爲兵。揭竿爲旗。天下雲集響應。贏糧而景從。山東豪俊。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夫天下

非小弱也。雍州之地。殽函之固。自若。陳涉之位。非尊於齊楚。韓魏之君。鉏耰棘矜。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。緩。椎塊椎也。

非鏐於長鎡矛戟。長刃矛也。適戍之衆。非抗於九國之師。深謀遠慮。行軍用兵之道。非及向時之士也。

然而成敗異變。功業相反。試使山東之國。與陳涉度長絜大。絜束之比權量力也。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

然秦以區區之地。千乘之權。招八州而朝同列。百有餘年矣。然後以六合爲家。殽函爲宮。一夫作難。

而七廟墮。身死人手。爲天下笑者。仁義不施。而攻守之勢異也。秦兼諸侯。南面稱帝。天下之士。斐然

向風。元元之民。冀得安其性命。莫不虛心而仰上。當此之時。守威定功。安危之本。在於此矣。秦王懷

貪鄙之心。行自奮之智。不信功臣。不親士民。廢王道。立私權。禁文書而酷刑法。先詐力而後仁義。以暴虐爲天下始。孤獨而有之。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。並殷周之迹。以制御其政。後雖有淫驕之主。而未有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。名號顯美。功業長久。今秦二世立。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。夫寒者利短褐。小襦也。而飢者甘糟糠。天下之嗷嗷。斯新主之資也。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。而任忠賢。臣主一心。而憂海內之患。縞素而正先帝之過。裂地分民。以封功臣之後。建國立君。以禮天下。虛囹圄而免刑戮。除去收帑汙穢之罪。使各反其鄉里。發倉廩。散財幣。以振孤獨窮困之士。輕賦少事。以佐百姓之急。約法省刑。以持其後。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。更節修行。各慎其身。塞萬民之望。而以威德與天下。天下集矣。卽四海之內。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。唯恐有變。雖有狡猾之民。無離上之心。則不軌之臣。無以飾其智。而暴亂之姦止矣。二世不行此術。而重之以無道。更始作阿房之宮。繁刑嚴誅。賦斂無度。天下多事。百姓困窮。然後姦僞並起。而上下相遁。蒙罪者衆。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。至于衆庶。人懷自危之心。咸不安其位。故易動也。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。不藉公侯之尊。奮臂於大澤。而天下響應者。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見始終之變。知存亡之機。是以牧民之道。務在安之而已。天下雖有逆行之臣。必無響應之助矣。故曰。安民可與行義。而危民易與爲非。此之謂也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身不免於戮殺者。正傾非也。是二世之過也。

舊無世家  
二字加  
之齊字  
補之

世家

舊無桓公  
卒三字  
補之

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。其子曰公孫無知。釐公愛之。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。襄公立。緦無知秩服。無知怨。數欺大臣。羣弟子糾奔魯。管仲召忽傅之。小白奔莒。鮑叔傅之。及雍林。人殺無知。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。魯亦發兵送子糾。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。射中小白帶鉤。小白已立。欲殺管仲。鮑叔曰。君將治齊。則高僂與叔牙足矣。君且欲霸王。非管夷吾不可。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。任政。齊人皆悅。於是始霸焉。管仲病。桓公問曰。羣臣誰可相者。管仲曰。知臣莫如君。公曰。易牙何如。對曰。殺其子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不可。公曰。開方何如。對曰。背親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難近。衛公子開方也。公曰。豎刁何如。對曰。自宮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難親。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。卒近用三子。三子專權。桓公卒。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。羣吏。諸大夫也。內寵。內官之有權寵者。而立公子無詭爲君。太子昭奔宋。桓公病。五公子各樹黨爭立。及桓公卒。宮中空。莫敢棺。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。屍蟲出于戶。

周公旦者。周武王弟也。封於魯。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。周公戒伯禽曰。我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父。我於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捉髮。一飯三吐哺。起以待士。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子之魯。慎無以國驕人。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。宣王愛戲。欲立爲魯太子。仲山父諫曰。廢長立少不順。不順必犯王命。犯王命必誅之。故出令不可不順也。令之不行。政之不立。令不行則政不立也。今天